# 陳眉公集

陳眉公集卷之六

雲間陳繼儒仲醇著

## 序

### 題禁臠序

婁江表在心貧而才所居僅護軍席門長卿四壁耳然深沉讀書汰選公車文甘苦徧嘗不妄甲乙至是得諸名家所爲文若干篇文不甚夥而雋永豐腴心口競爽是其禁臠乎余嘗讀古之食經馬琬撰者三卷崔氏撰者四卷齊冠軍將軍劉休撰者一卷鄭虎

臣撰者二卷淮南王撰者百六十五卷盖人間之豪
幾盡矣而以四時御食志及梁大官食法按之則十
不得一焉天厨所供豈藿肉家思議所能到哉在心
禁臠名是文意盖出此雖然以神仙沆瀣視之即天
子禁臠將無腐儒之餐乎在心笑曰吾曹經生也方
墮功名鼎鑊中未能如神仙不火食第染指天禁一
臠勝人間酸餡子萬萬請姑題數言以俟世之舌頭
有骨者

紀遊稿序

昔遊有二品而今加三焉賈之裝遊也客之舌遊也
而又操其邊幅之技左挈賈而右挈客陽吹其舌於
風騷而陰實其槖於稠橐施於今而遊道辱矣吳人
遊者始於季札彼豈其得已哉稅國之難而巽迹以
逃當是時可以高枕而卧季子之影老於太湖之濱
矣今遊士非獨產吳然出無津梁往往藉口子長氏
以爲遊祖馬蹄車轂凌蔙道傍甚者青山白雲不以
稅駕而耽長安中如深帷卧榻青蓮有云但識金馬
門誰知蓬萊山遊道之賊也寧獨今日哉王子辰玉

以許邁之骨挾宗炳之好帶五湖界五嶽欲以汗漫
之觀悉收而羅之雙睫而緣且小碇今稍露一兩班
于遊紀中讀其言可謂口爲繡筆爲綵矣立長安四
虛之衝耳目手足不爲洛[illegible]所埋而鴻飛蟬蛻時軒
然於烟霏秫靄之間高情拔韻何其處諠而彌靜也
余與長孺之嗜遊也與王子同近者又更其嗜而爲
倦草莽撫躬落落有深意意欲遠遊則以床頭老易
及王子遊山記展讀數行未嘗不置我于雲稍烏背
上矣候天下他日遊道少清我當從爾驕泱莽之鳥

相與窮無窮而極無極不然如黄冠解瓢笠而乞外護緇衣謝鉢中之食桑下之宿而托棲齋宮遊人䏻跡山中而錯趾山外皆余所不能解而亦余之不敢從者焉遊倦矣余且解車休焉手王子紀遊一編臚半生毋與客買肩隨而趨爲青蓮老人所笑

題顧仲方詞序

顧仲方先生以雕龍繡虎之才爲鳳閣侍從長安諸薦紳咸東錦交先生片言片楮往往爲寶時因杯酒間忽動鄉國之想乃請作江南春樂府使一片燕塵

頻豁而身游于小桃弱柳隊中至于詠物閨情各抒才韻綺儗所至生氣湊合可以奪化工之權結思人之渺蓋出其餘膏剩腹便能鼓吹詞埸遞傳千古譜風流者舍仲方吾誰與歸吾謂此由當以司空圖松枝筆李廷珪豹囊墨及薛濤五色雲錦箋各書數通以佐花月而又令絲珠雪兒從步絲幃後醉拍紫玉板唱之則一字一絹可也

題筆花樓詞序 代

詞家獨元人升堂沿及國朝則楊用修祝允明庶幾

攝齋廓廡若近代諸家非不有白雪聲然核古實則乏之才情工藻績則鮮本色非字懸千金胸富五車未易語此今仲方先生此詞皆從長安風沙煙塵中以綺語破愁思羇況故片言落人間賈者紙爲貴歌兒舌爲燥也昔人有云不恨吾不見古人但恨古人不見我惜哉仲方之生也晚藉令馬東籬關漢卿諸名家與公角逐而赴詞壇未知鹿死誰手

董玄宰制義序 代

昔人有云手揮五絃易目送飛鴻難其豔且嘆于兼

技如此此言不可以論玄宰玄宰於學無不窺涉二氏之津梁究百家之宗旨至帖括語出而一世人驚動余謂茲道求其皮毛舞象之童亦能操牘成聲索其神髓白首龍鍾寢息魚蠹草芸而茫然故我何限往往號稱英雄不克兼躋堂廡之間天地之外有遺憾矣玄宰文具在皮毛乎神髓乎毋論其他不朽即帖括亦竟無能朽玄宰也者若以一第故重玄宰此又舞象其貌龍鍾其袖之談也不佞與玄宰同爲諸生互執牛耳不佞入爲史官玄宰以中秘起家不佞

仗節南還携玄宰文奚囊中意將訂其贋者於是嵩洛三吳之間時有白雲紫氣隱隱躍躍則疑玄宰爲之

評註表選序

唐李商隱屬文每喜鋪陳檢閱時謂之獺祭魚李藏匿羞澁不能解於時論及覩今學士大夫雖覔一李商隱了不可得夫公車之業雖本於六經諸史然使三尺之童磨牙削吻以習聖賢之優笑則未有不望影而愁愳者况肯以其殘膏剩馥從事於聲偶四六

之學哉四六非技巧不足以翦裁非才美不足以繡繢非諳習不足以節諧非學富不足以運使令舉子剽而讀之人人稱良矣然能抽黃摘白如運風乎舉詞以徵實能輻輳響應如數十指乎叩之而不能荅能低眉掩面退而遊於羣玉之府以考其指歸乎三者否否第曰是非上所急也敢謝不敏于是空手搏腹博戰于亡何烏有之野彼此相襲而莫以爲笑蓋時俗之大陋也夫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此豈六合以外事哉身親其業而弁髦之如土龍芻狗然曾無有

罔羅鈎索而少涉其津涯者故曰見一李商隱了不可得也是表爲沈太史畋門蘇督學紫溪所評選其編而註之者則亮叔鄭子讐而梓之者則叔明葉子二子有古書淫傳僻每以舉業餘暇漁畋於四游千古之間于書無不窺而能冥搜䰟記字釋而句箋之使碎金片玉皆縮而聚諸掌上辟之挹水於河取火於燧靡不有焉靡不得焉昔人稱胥臣爲多聞鄭僑爲博物方之二子足爲聯類矣今舉子誠能實讀是書則含毫展卷豈特迷霧之指南廣洋之寶筏哉

題楊彥履稿序

彥履之文三變矣其始也如寒潭清淵空綠射人已而讀書金閶則虱嘯鯨擲往往挾風雨而上已而至長安則雝雝肅肅安重而寬廣如蘧伯玉之車音蓋其文三變而變幻多則知者愈少秦越人伯兄之聲不出家仲兄之聲不出鄉而伯樂之教子相馬也不以千里而以百里曰今天下皆欲盡乘百里馬者也彥履之文神矣乃時爲南官所屈彥履笑曰我以神往而彼以形求我道是耶非耶請更進焉我將進于

百尺之竿三寸之鈎以遊戲而弄丸焉於是閉門著書日供花一瓶碾茶一餅出籙中數束文爇異香讀之昔張燕公携文謁友生時正得宮中媚香號化樓臺友生焚以待燕公燕公出文置香上曰吾文享是香無忝蓋彥履之文亦如是

序董玄宰制義

予與玄宰並遊膠庠中若宮商相生水月相赴大兒玄宰小兒仲醇世之人靡不左祖兩生爲齊晉兄弟之國自予裂青衿投檄郡長而玄宰亦遂舍學宮鼓

箧而北遊于橋門之下遂儼然改玉若取諸寄天下
于是盡知有董生然而盡董生奇者十而不得一也
董生精于玄詣于禪黃冠緇衣之徒往往鎖口閉舌
若飛蟲之當黃鵠而野牛之遇玄象若至其灰燼糟
粕嬉笑怒罵發而爲詩歌爲法書爲繪煙雲樹麓則
奴隸一時而季孟千古之上嘻幾於不可知矣故自
合舉子而外海內有能盡董生奇者十而不得一也
董生之廉重不敢爲非禮非義而薰鍊陶洗必欲至
清遠而後止此其意兩生畧相同但三教之業于讀

書不求甚解而董生心如墻壁乎薄乎云爾而董生若勘疑獄而探虎子蓋其踈密不相對深心淺心之不相償此非獨今日所謂李廣程不識之兵得之性成非可强也今董生龍舉陳生鴻冥雄飛雌伏火燥水濕各成其是而悠悠之徒或借董以窺陳有投予以雞肋而投予以腐鼠之肝者嗟乎丈夫不再辱豈有高卧清涼之蔭而復置公鼎俎其肯褰裳而就哉昔東坡欲以仇池石易王晉叔韓幹二散馬晉叔難之錢穆父欲兼取二物蔣穎叔欲焚畫碎石竟成聚

訟乎請以石歸蘇以畫歸王若今日請以陳生歸陳

董生歸董

代門生䟦董太史文抄

爲公車業者曰文不必程古期於利俗如寄花瓶中暫時適用無慮不密成名速得志焉乃大雅君子謂未盡然直欲兼六籍并百家而抉其精髓以潤色鴻裁匠心獨造爲往哲傳神此即時藝埀不朽者也拙功厚而取效博豈特振刷浮靡先資成信柵一時公車之業云乎哉蓋修從事師門飫聞緒論諸所服膺

于先生者久而僅窺其一班矣先生天授絕人自髫年遊黌序夙具龍章鳳質識者不問而稱神奇故所當縉紳倒屣有司物色壓國士者無虛歲然雅性冲恬逃虛避俗不以一毫世利量諸胷中獨好古忘倦日夕編摩於書歷覽成誦凡五嶽二酉之秘靡不沉酣至其餘力發爲古文詩詞直與漢唐名家馳騁上下旁逮臨池繪素亦皆理解神遊入晉元人室蓋左援飛猱右格猛虎世有兼材何施不可則先生所自得殊也行文以古鑄今以我鑄古極其才情神識之

所如而曲盡文人之變化始焉閎深偉麗逸宕汪洋
信手自成絶調而不可拘以繩約已乃日就洗鍊玄
悟上乘寥廓數言收攝無盡恢之彌廣今則天動機
流融象會出有而入無殆由神工鬼斧而運造化于
筆端者用是魁兩榜對　大廷自館閣名公莫不推
轂先生片語一出爭光世界人爲式而紙爲貴其與
異日金石諸篇共垂不朽無疑矣至論先生遭際逢
年則雖厚養徐發猶然三十登壇時未晚也會賈人
請文屬梓屬命校訂爰付剞劂以傳大都欣賞具在

又安知程古者之不利俗也夫

周志齋制義序

萬曆戊子上眷顧南國乃命太宰博選賢勞不貳之臣往涖茲土側聞志齋周公入領其任某聞喜而加額曰是公其爲儀曹時所常推爲名世其人者也前有文襄後有志齋兩周公前提後挈岳鎮海潤東南厥惟幸矣東南澤國素稱繁衍往者家汰人侈肥消瘠存兩師旱魃又相與循環而更噬其肉此非可以區區條會文致而約束之也公甫下車布寬大之政

誓精一之約蠲法外之徑省弗經之費於是不三月
而邑郡之聲樂減不數日而江輔之戎冠清何其易
若烹鮮而恢若游刃耶予始欲窺公之學而不可得
一間再謁公快聞緒論會聚平生有加金石公始出
舉業一冊予從容卒業皆今之殿元焦君所謂丹鉛
評閱者也焦君茹公之華儼然以玉則公之出其吐
珠以治天下易可知矣夫文章之於經術事功之於
勲業二者若相類而追琢絺繪以為文簿書期會以
為例此其通道致治兩無當也譬猶敝帚漏巵雖家

畜而人有之其視曾弓部鼎不亦遠哉公之學本於
六經嫡視關洛庶視子史奴隸視二氏且能使之奔
走於筆端槖而爲竹頭木屑之用故其文淵乎其莫
珩亭乎其若豐渢渢乎其大國之音也夫文者通于
心與政事之間公之文其非聖不言則其出而經營
四方措諸三代之治者不猶形影之相赴宫商之相
生者乎公成進士于　世廟之朝于暹爲午昌厚博
大之氣公一禀之而又生長東魯得以鼓展泰岱之
峰濯纓泗水之上目饜詩書耳飽禮樂宜其磅礴而

不散孚而爲公之人文也昔儒林循吏未有合傳予故梓公之文使天下知三不朽合而爲一人有如公者豈特垂式海内之多士而已哉

羅令君應召北行序

羅公令青溪六年北上計還邑太宰按牒奏公最於朝旋奉璽書趣召公父老子弟相與遮留郊闉車不得脂馬不得嗚公爲停轍搴帷惻勞之涕淫淫下自青溪有令以來邑父老子弟未有攀留彌道若斯之亟者也蓋青溪非他邑比松爲里千四百有奇

而屬邑惟二議者以西北一九地磽民瘠桿罔𢇁犹者往往望爲逋逃藪若窟兎而穴鼠然於是更創一邑雖靜伏方偶以比于華上如孤臣客𦂳乃兩邑委其艱難而貽之清溪則令君寔肩之公甫下車曰茲邑草昧其民嬰而未孩其氣驕稚譬諸兼菅之灰旋生一陽于黄宫未有以煩燥而急促之也吏貴廣平不苛我豈矯矯擊鼓而暴其名者爲哉公所任催科懸鼓於不用鄉賦長及期而賦堂皇之前先後趾錯矣未嘗緣畝而履邑里之肥瘠虛實若數齒指掌矣

羣胥抱牘而立公耻爲鉅篇第兩睫所燭如明神天帝胥且心語不敢爲奸矣逢掖受教者非人人具几案前然載色載笑風行而雨潤矣往歲凶他郡邑不遑折枝而起幾欲道從潢池中博一生公亭鼓不鳴百姓閉戶州守無譁矣直指部使而下公未嘗餚廚傳過爲罄折以乞言矣乃薦牘旁午上天官民必手屈公矣公雖才何以每事遊刃即遊刃而治何以垂六朞而畧無幾微之倦于勤公江右之偉人也江右自陸九淵兄弟首倡大道匡廬白鹿之間士大夫相

與講明金谿之學者迄今懸如日星公茹其華發爲高魁而又出其精實者爲吏以立脫青溪之頴有以也且今之批龍鱗而賡鳳鳴者非半公之鄉者耶公豈素負名節而恐自後于鄉之先達試觀天下漕粟十萬無歲不仰給東南而東南亦歲歲困水旱甫出馮夷之腹而投之焦釜朝廷喉領且岌岌殆也舍親見公日夜露禱無暇休沐且飯狀則今日進而所懷諫書奏牘寧復有亟于此者乎予友朱其予姪其爲公棘闈所舉士以公師弟間屬予爲文請逡巡從臾

一挽使君之轍乎謂爾無以情故强公公目擊東南疾苦恨不能縮地見上而父老請蠲請賑亦欲亟得公之一言爲快耳且爲使君駕車秣馬可也于是兩生聞予言不得已釋公去從諸父老後稽首再拜而送之河干

題素位編序

昔孟蜀李司馬以牡丹數株贈人即以與平酥同贈曰俟花殘則以酥煎食之無棄濃豔予嘗笑此乃閨閤中兒女子事李君者何至攀緣花神越尸祝而代

之耶及讀今日素位編所謂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二三子不忍棄其手澤而相與阿私其所好以公諸同調者不得謂大夫越境亦李司馬及春贈花之意耳不然以嘔心之語委而付之于烏有先生則十分春色狼籍凡盡惜哉棄爾濃豔多矣予不韻附庸而與之游二三子忘其醜也而思以我言爲冠此何異翡翠之巢其先甚高也愛其羽毛而巢數從毛更佳則巢更下諸君之羽毛美矣予之文其從而下乎

題李茂承詩草序

詩者千秋之物今山人遊客逞逞借爲筐篚以通於朝士之籍久之營二窟以居利與名兩收之此詩道之辱也而吳猶甚吳先輩如文太史祝京兆王徵君及吾鄉何元朗兄弟其人與詩皆成一品所謂白鴿雲中朱霞天半者也今吾輩風流委頓盡矣余耻不復譚詩而惟與李茂承焚香瀹茗時少旁及之茂承胸中灑灑志欲爲古人其畫師黃公望字師王右軍而詩則非開元大曆不着口吻益自尊公中條先生婦翁亭林先生皆以法書名畫冠冕一時而茂承身

處魯衛季孟之間遂能兼善二家直窺三昧文祝而後寥寥目前大雅未墜僅見此人茂承志士也未嘗以熠燿之光而爭蝍蛶之譽乃詩名已大噪矣越閒樵李許君非熊且欲梓之以傳只今侯巴已在何必後世楊子雲哉

題李茂承詩草代

昔人論畫一要人品高二要師法古宋畫院待詔諸君以粉墨賈寵雖閒有名家然于米顛倪迂顛頑而稱伯仲則難爲行耆兩公以清虛寥廓之意不能有

所寄而稍稍露于筆楮之間非俗子所得而望其籓籬者也夫詩亦然李茂承居恒夢寐古人非唐聲不出口吻言言開元大曆間性不喜氛垢時復杜門焚香如枯禪老衲是眞得大雅之滋味者搜奇覓句情境所合戲作山水一縑以代卧遊詩中之畫畫中之詩茂承盖兼之余嘗謂茂承高逸故自有種君家大小將軍及成而下繪品絕代而青蓮老人之詩挾風雨浴日月空千古無兩焉迄不綫之傳合而爲茂承可謂隴西子孫不潰家聲者矣余故三嘆而題之

# 雕蟲草序

昔李鄴侯勲名已就度無可談者則托之好譚神仙而蘇眉山之才高則好談鬼是二公者意在玩世故其言可以得已而不已若制舉義雖英雄白首困頓於藏鈎射覆之中而必欲援之以涉世則其言又不得已而不已者也吾友范長倩袁吉卿雷元亮意氣飛揚落落不能甘雕蟲葉而時一俛首爲之皆鼎足秭兆各秉地靈吉卿元亮自江右故其文如潯陽之水九分而彭蠡爲之滙廬岳千仞屹然鎮之而星渚

壽樟之奇出焉長白自江左故文多雋勁有東吳霸
王之風俠鼉鼓盪吞震澤者八九三君子盡江水而
分兄弟雖攘拔不同要之宮商各自爲音孔墨各自
爲始其于豩咈大雅以暢所欲言則皆千里比肩者
矣長白吳鈎也吉卿元亮豐城之鍔也東南寶氣漸
耗杀盡今且鳴且躍而出墓宮三千與埋獄片鐵精
爽相射不至嘘風雲而合雙龍不止者不佞以聞道
人第取兩丸投空中一觀其騰擲翔舞耳雖然三君
者挾神物以遊世而當今闗右遮左之上罔兩翁張

其尚能進而從事于賈長沙之長纓班仲叔之禿管乎三君奮袂曰能能不者有陳先生其不以是編爲譚鬼神之仙者幾希

紀遊稿引

余之遊於方内也潛若豢龍俛若拱鼠矣至于徜徉山水微露本眞拾松毛鑿泉脉甚則跳擲巖澗飛行樹杪遊侶嘲爲老猨孤鶴予不能解每欲勑斷家事一了名山之緣瘦瓢螺鉢招尋名勝採秦人之桃花拭湘娥之修竹庶幾謝觸道機開豁醉夢求之吾黨

莫副斯盟友人姚汝觀性故豪壯亦修偉所謂魁然丈夫者也方十齡從尊人龍山先生賦月下梨花遂能步武已復從婦翁中岳戚公遊多讀異書稍長而交讙者半天下士詩日有名居恒嘆曰男子挾孤矢而之四方不能褰足閨闥作鬚眉婦人也吾視五嶽直螺蠡之竇耳頃者暮秋從武林浮錢塘遂延山陰道中歷禹穴秦望登招寶皎門伏龍諸山所至舉酒悲嘆掃苔拂石墨爲淋漓余不能從也歸而讀其詩品奇分勝互奏清音抽咏數章衆山皆響可謂籠天

地於形內挫萬象於筆端者乎昔有黎遊華岳之巓
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絕遺書爲訣王玄仲登
蓮華諸峯至約寺僧以煙舉爲信古人之艱於遊如
此今虛懷觀道不杖不屐千巖萬壑縮地於掌牖之
上使汝觀詩益多則余之卧遊者日益廣昌黎諸公
聞之未必不嗒然自喪笑余之坐馳也

王辰玉四書義序

辰玉自十五居京師有才名落筆千言風旋雷走其
爲文奇矣然其居恒讀書深心湛思氷凝蟲蟄以候

陰陽之變又負志節其意直欲追配太上之品非特耦于古人而已也乃其為人則斤斤檢押一寓於庸行而不敢為弔詭以驚時俗常曰雉卯之伏於地也雷彌震入地彌深迫數千年而後化為蛟龍奮鱗動甲衝山破石如度纖塵人之鼓展而登峨眉泰山也其山在雪中雲半非不可以縱心送日然蠶桑耕稼惟甫囧平朧之間使人習而安焉故辰玉之文悉汰世之所為蜉蝣熠燿以翕聚而後發散為奇是以海內淺知王生者異其文深知王生者異其人夫生磊

磊落落天下奇男子也豈不能冢筆焚硯掉臂而踏白雲而乃戀戀一蟣蝨功名哉彼葢有所樹立思一見其所長非苟而已也昔范少伯破吳霸越狎五湖乃悉裝輕寶身自力作三致千金而散之非好高賈譽借賈豎之行以遊戲而呈技倆英雄之不能挫心埋志大都如此耳嗟乎王生令天下而有盡知范少伯者能幾人哉能幾人哉前北溟草客僞爲生文又僞冢以不佞序言茲稿辰玉從長安郵書屬余序之故題以授之墨卿

題陳敬夫懷椿堂稿序

敬夫爲諸生有聲矣然絕無今人士紈衣之好披短毳沉沉土墻中僅以三寸舌爲弟子師歲易殘糈以事老親歸而掩門受書頌讀之聲如戞金石往往出草萊籬落間家益貧神益王屬者歲奏賢書屈四指而問若何　氏則敬夫儼然玫玉矣今讀其文筆花墨霧言五色也人謂虞卿春秋從窮愁中成子雲未爲執戟僅以草玄淹度餘齒敬夫有焉嘻此非知敬夫者也敬夫自四歲時已少孤賴有母氏以至今

日暮雪挑燈寒風吹戸虗絲零牘形影蕭然以歎夫
拔俗之韻雖耻與貧賤相仇顧其仰而嘆俯而泣當
必有慟於母氏之訓慈願爲折肱嘔肝以一收青雲
之價揚四海而報九泉葢其素盟哉昔人以親迎而
廢蓼莪之詩敬夫欲顯其親而獨以詩起家皆孝子
之用心也两山魏君業嘗館穀敬夫相懽如椒蘭因
述其所以慰多士者錄此故特乞言於予因題其文
曰懐椿堂稿

擊筑草序

余嘗遇一異人譚劍曰今天下劍術絕矣即鑄劍之法世無有傳者大抵劍採古鐵鐵經數百年土花蝕之得土母之神而氣始完擇日以庚辛丙丁金火德合然後翦生人之爪髮以助之投蜂房虎皮以毒之劍成矣相諸名山之巔置萬丈飛瀑之下日磨月盪光芒燭天劍乃可出蓋烹以猛火杖以流泉取諸既濟是天下之神物也今鑄劍之客雖不復見然如古人之遇于劍術若范少伯聶隱娘張仲堅及乘厓諸人恐海內當自不乏特以天子有道不敢一露其伎

儞故耳元裕咏歌先生逢衣而遊清明之市何乃以擊筑名詩元裕爲諸生有才名志節意無可一世忽爲含沙所射幾以蜉蝣而撼虎豹之牙幸脫矣感忿激烈其氣未消又不能攘袖而從荆高之後僅以胸中之汶汶者托之詩歌故其聲壯而中商悲而飲羽酒酣耳熱元裕一奏予前此何減燕市擊筑之音哉予聞師劍術懷十年不用當作地仙元裕請釋其雄心而還之亡是公從吾拍雲璈炙玉笙乎今元裕蓋以鑄劍之法以鑄其詩光明陸離近而迫之若夫容

之色遠而望之若虹元裕雖隱隱名山中神人道士
且拍鶴而下視之矣元裕其善實諸

國策膾序　代

古今治亂惟在是非利害兩端經以純言是非者也
策以純言利害者也任經則治世任策則治亂而古
今之局定矣昔者結繩之俗書契未萌天下熙熙民
如野鹿卽殷誓周誥聖人不得已而寖出焉何以策
爲策之興也無論諸侯王從之而愚于聰國人從之
而愚于兵卽其所自號客卿者流三寸之舌沸于波

壽七尺之軀閃于轆轤卒乃以黄金爲注至今自穽其身如薫骨而殘翠者然則策安在哉即使策中所載固自有一二可喜要之機心機事漢陰老人所揜耳而不忍聞也是策者其將已乎曰非也夫策之爲縱横一童子能言之乃劄中壘孔衍高誘曾鞏鮑彪吳師道諸君子參考讐校亦使此書附庸經術之後益我道大矣乎隴甫田不糜泰岱清流大澤不糜龍蛟瓦石可以兆卜談笑可以解紛顧用之何如耳用而不善則神奇化爲臭腐醍醐化爲毒藥用之而善

則銷鐻而爲金椓脧而爲褰集之鎖碎而爲竹頭木
屑之用而況是策乎哉邑侯項公政旣成于鼓琴鳴
鶴之暇芟剔此書傳之文章學士亦此意也大抵世
之右經而詘策者有故客卿攘袂顚倒國枋始于七
雄迄于四豪皆以狙詐相參而天下靡有寧日此無
他高才奇士抑鬱而不能吐則不得不以口舌而操
國君之權乃今家絃戶誦士有奇上且張彌天之網
羅之則亦何以畏客而詘羣策爲也侯今推天下治
平第一必且召而爲股肱諫臣爲天子爭是非蘇眉

山所謂我取其術不取其心者佞將又以是爲諫法矣

東坡先生禪喜集序

唐宋而後天下無才子聰明辨才之士往往竄爲高僧如永明覺範大慧中峯其所爲文章縱橫自在有今之文人不能措其一語者然而獨網漏一眉山之長公何也長公少年之文與欒城先生皆得老泉法而終未盡其變晚而游于禪那與佛印參寥諸子互呈伎倆于是掀翻寶藏以三寸轆轤舌顛撲半生譬

張僧繇畫龍一點眼便欲昂首飛去妖狐老猿竊獲眞人符籙則千奇萬怪跳梁于青天白日之下而終不可以尺組約束今禪喜集是也此集輯自徐長孺而唐元徵欲刻之以示同志且以廣諸才子之學爲文而窮千變者長公爲五祖戒後身其毋與子由弟皆親夢見之祖戒陝右人而長公七八歲亦時時夢游闗中宋三百年僅得此人乃前生又爲高僧所羅五祖逸出之而始得爲東坡不者宋幾無才子矣

題南游稿序

今諸生譚詩百姓畏而逃之如魑魅魍魎之影也然
滄浪之歌芣苢之篇出自童孺女紅世不以怪而以
責諸生諸生何負於詩哉吾友欽之家故貧廼其父
太守公多藏書欽之受而讀之春秋無輟也而好詩
特甚秋冬之交與徐長孺爲白下遊才閱月而橐中
之詩草五色矣探奇弔古故其言感慨而傷懷往復
投贈多騷壇酒鑪故其言嫺雅而佳麗好談飛仙老
禪之玄寂故其言閒澹而清眞欽之篇篇奏之余卒
讀也而笑曰夫子也逢衣爲諸生乎而詩若是越樽

俎而代之庖哉雖然庸何傷詩性情之理嘔肝枯髯以傷天龢轉更伐也今興與象方在離合之境來遊來歌矢而出之譬笙竽琴瑟激自天籟者也夫詩以天籟鳴其亦有山川之助也夫吳立夫有云胸中無十萬卷書目中無天下奇山水必不能文縱文亦兒女語耳

## 靜嘯齋集序

予得董遐周集讀而樂之盎詩人滿天下而性情之音希矣遐周出江東名家氣韻清拔不屑羣碎伯兄

儀曹慨然愧嘆以爲不如十五吐句震驚坐客時甫
帖括未暇横心爲之已復善病遂逃于詩遊閩之後
幽怨孤憤篇咏間作舅氏茅水部以溺詩爲戒不能
止也詩者性情之律呂當其情境相觸如風與濤幷
氣與竅發雖欲不詩而不可得者即作者亦不得而
知也如謂詩而可已則必不飲不食不言而後可夫
不飲不食者蟬而曳爲鳴不言者薪門之孫公和而
激爲𪖐益至人能化情爲性而不能幷化性情中之
聲氣盡歸于烏有故文士之歌咏與匹夫匹婦之笑

啼其不能遏均也遐周性既寥廓動復德矩出其兼
才之餘自能掇拾高等克荷門業豈以帖括故廢詩
大要遐周得性情則言不得則止故其言清眞幽澹高
邁孤迥不洗汰而潔不摹擬而肖詩賦四卷而三楚
六朝四唐之變化盡在是此詩之丹也每嘆近者詞
家之論謂諸體不備集不大通人姓字不臚載集不
行篇什彌多去大雅彌遠總皆爲情性失眞之故若
本之性情以求詩英雄之心必深吉人之辭必寡笑
啼必切光景必新如西方聖人第收其耳輪目廓之

位而六根互用神通百出雖巧幻師望而却走矣吾何以知其然得之退周氏云

居盧集序

吾師芝園集業已懸國門之金貴洛陽之紙矣及是以外艱廬于鳳皇山下攀松而悲聲達林莽聞者曰此眞何氏白楊巷耶四方弔唁者非磨鏡自齎則束帛自問三年之中門無虛轍而又有乞言於吾師者踵相屬于其廬吾師一一撤淚以應之檻成鐵筆成冢也其嘗縱讀其居廬集其悽惋者如丁鶴哭空胥

濤泣月其痛快者如三軍縞素文氣飛揚其位置嚴
整如項梁以兵法部署　其聲韻斷續如水山鷄
旅之悲孤舟嫠女之泣蓋異音而同悲異調而同絕
非吾師出之以至性達之以兼才觸之以實境寄之
以諸體其誰能描寫摹繪一至斯乎　之文喪禮
居半而其詞最工典則辨麗易水之歌變而
使人涕泣沾襟去不復顧故曰墟墓之間未施哀于
民而民哀吾師居廬集是也昔王裒授經門人蓼莪
之詩輟而不講吾師情寄乎言使其弟子輩得因諷

誦之餘以求作者孝思之遺意較之王氏門人不得多矣故退而爲之序

詠物詩序

詠物如寫照不在形而在神亦復如臨帖不在點畫而在波瀾然寫照之與眞像臨帖之與眞蹟則又遠矣夫古今詠物律詩惟杜少陵不遠不近若離若合使事精敏聲格沉往無論中晚唐卽六朝諸公未有與之摩壘而問鼎者信乎詠物之難也吾師富于才情博于綜探其名山之藏枕中之秘其不能窺其萬

一而時一感輿逹情賦物遂得古詩二百首能使萬狀莫逃六鑿翕變色空映帶氣韻相生蓋言言故實也亦言言秀可餐翠可滴矣東坡之爲詩須飽參然後具味乃同何止梅花詩自林和靖一參之後參之者甚多今不肖爲吾師下一註脚正非拜參往時者敢不能比于孤山處士要之吾師之詠物眞不媿何

部可外哉

鳳皇山房稿後序

古人有云文不容僞以氣完爲主韓柳之不敵勝在

氣耳其束髮從師夯坦席受書葢吾師之文經緯相組宮商相疊縱橫出沒莫可端指而大要以氣輔理以筆端之甘苦輔先輩之矩矱而行吾師名日藉交道日益廣出則公卿候門賢者詣席居則問字贄文者踵相躡于門流水之轍如山之牘他人分應不給而吾師談笑整暇以副之暇則閉門下捷手一編竟丙夜不輟或負笈裹糧以舴艋至鳳皇山寮焚香端居落筆如風雨驟至煙雲爭色今所刻諸草特名山之副云耳夫天下大川莫如江河江自岷山積石包

蜀以及吳楚黃河則自蠻夷荒忽之地由崑崙星宿伏流萬三千里而後入中國蓋渾淪磅礴之勢直與元氣相爲始終葢非獨其氣昌亦其源深也吾師坦衷直腸遇事無巨小皆光明磊落行之舉當世莫有摧其氣者以拔俗不屑之韻排衆敢言之風翕張變化發爲文章經生墨士自不得不望涯而返即繇此主張之爲理學藻飾之爲詞賦發揮之爲制誥奏議江河譬脉分于四瀆百川雖善汲者誰能測師之津涘哉斯文也兆足以行矣故拂末簡而爲之序

雙魚編序

吾家護軍席門多長者游而其後太丘頴川之里府聚德星古今交籍之盛未有過陳氏者也而仲舉縣榻孟公投轄其書往往爲人藏去稱驚座公故竿牘家亦未有過陳氏者也余少而從海內先生大人遊晚始悔之水一瓢易一編支離偃仰與老農病道士嗒然班荆據梧之閒而已而客之迫而迹者愈甚乃自隱於鴛鴦湖以教誦爲樂因得交于明甫項君君名家子所交多天下豪雋其援豪而報如山之牘蓋

小可爲晉人致語而多可至穆之數百函夫明月照夜足矣何必金谷纍纍六斛珠也然明甫之片楮出出則人人挾以爲寶雖欲檻不鐵筆不冢明甫能乎哉昔索靖東七紙晉王平南廣日不去手永嘉之變乃四疊綴衣中度江趙文敏以鮮于困學名奪其上每以已書十道易一帖得輒焚之然則余與明甫將何從也明甫才太高名太噪其竿牘將日益衆異日如余畏客思逃而之于寂莫空山之中而是編在客有沿流而問津者雙魚編又爲武陵桃花矣

玉鴛閣詩集序

檇李故范少伯西子之舊遊也南湖水落粧臺之明月猶懸西廓煙銷繡塔之彩雲不散遂使當年之紅粉幻出絶代之青娥秘枕異書結稱名士陽春賡和鸞鳳鏘鏘子夜于飛蝴蝶栩栩肝腸如雪能吟柳絮之詞志節凌霜直擬木蘭之操筆床茶竈不巿櫛閉戶潛夫寶軸牙籤少鬚眉下帷董子鳥銜幽夢遠只在數尺窗紗蛩逃秋聲悄無言半龕燈火手翻月葉十指生香詩嗽蓮花一塵不染煅煉成慧心道骨惟

知織素流黃洗刷盡綺語豔歌眞欲惡朱奪紫若向
公車待詔必然金馬秘書郎可憐洞府修文竟作玉
皇香案吏斷腸兮珠彈雀而忽墜傷心哉梭化龍而
奮飛柏子爐寒茱萸珮冷秦簫頓咽范叔何堪痛丹
鉛已蝕于烏絲幸緣字尚縈於蘇網是用收遺文于
琬琰之上掃人間粉黛三千庶幾續清韻于騷雅之
餘振古調國風十五縱饒竇韜妻織錦焉用文之郎
遣衛夫人吮毫啜其泣矣

文苑豹斑序

予於崑山有讀書臺于將山有讀書邨秀林山居則在季孟之閒近買艇倣玄眞子天隨生故事釣竿詩卷往來三山中而于干將尤數盍貪與沈裕父周旋耳裕父結茅巖曲水竹花藥稱之而喜讀異書每當纖林月出羣峯雪霽與余杖屨相偶坐蘚石臥花茵或閒出家釀及園果以佐譚譚則裕父霏霏如屑其言皆有根抵貫串古今經緯方内方外之事由學博而識老故也久之出文苑豹斑見示索予序予廼知裕父帳中之秘葢在是夫處士不讀書與老農牧豎

何異有如裕父沉湎文苑真能組繡烟霞繪畫泉石于將山以裕父重非以山重裕父者也陶淵明云聞多素心人因來卜其宅元次山以雲陽有譚子曰吾則往而家矣予且老著書已倦但願冠簪衣紙白牛聯乘童子挾文苑一編自隨有疑義者則質之裕父未知天壤樂何以勝之淵明次山有靈將無郤我

## 谷響錄序

小崑山爲二陸讀書處已更爲中峯五百人道場晚復落落半穴狐兎至濂上人翦榛洗石具敝人天之

覿因走請雪浪和尚演暢法華陸宮保先生八十五矣藍襆之迹久剖山境至是扶笻藏閣親與和尚激揚酬荅麈尾所及如雷如霆緇庶讚觀得未曾有昔蘇文忠黄文節從佛印晦堂以箭鋒針芥之契結方外交今先生留此一段佳話于小崑山便是拔老湣翁重翻舊案濂上人不惜狼藉乃以前後守官居士及和尚零星法語皆從蕉葉上識之甫撤經期遂與諸弟子共梓之題曰谷響留鎮山門夫雪浪和尚據丈八講座說法五十餘日直坦胸懷儘意拋撒如瀉

口烟波峰頭藤花相似而猶以筆尖些子露盡濂纖
不特塊石點頭頓令崑山片玉無色雖然谷鳴響應
本自無聲若作響會雪浪講經翻成饒舌若又作無
聲會則何不掩耳默聽却又從雪浪法華會下叉手
躬身執經聽法何也既未能跳此兩窠臼則亦能出
此谷響錄中不妨拈取